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田嶋

列傳第五十

通志一百三十七

齊

褚淵

長子貴 貴弟纂 淵弟澄

王儉

儉弟遜 儉叔父僧虔 僧虔子慈

柳世隆

王晏

子德元 晏弟詡

徐孝嗣

王琨

張敬兒

王敬則

陳顯達

庾弘遠

崔慧景

宗人恭祖 東陽女子婁逞

李安人

子元履

戴僧靜



桓康

焦度

曹虎

呂安國

周山圖

周盤龍

子奉叔

王廣之

垣崇祖

夏侯恭叔 崇祖從父兄榮祖

榮祖從父闕 曇深妻鄭氏

闕子禧伯 丘景賓

闕弟子曇深

沈文季

兄子昭畧 昭畧兄弟子曇亮

昭畧弟昭光

劉懷珍

子靈哲 族弟善明

從子懷慰 善明從弟僧副

薛深

張欣泰

王奐

從父兄續 續弟約

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尚書左僕射附載叔父祠部尚書裕之傳淵少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立湛之時為丹楊尹使其子弟並著芒屨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淵時年十餘歲甚有慙色湛之有一牛至所愛無故墮聽事前并湛之率左右躬自營救之郡中諠擾淵下簾不視也又有門生盜其衣淵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此門生慙而去不敢復還後貴乃歸罪待之如初淵尚文帝女南郡獻公主姑姪二世相繼拜駙

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祕書丞湛之卒淵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厨寶物在淵所生郭氏間嫡母吳縣公主求之郭欲不與淵曰但令淵在何患無物猶不許淵流涕固請乃從之襲爵都鄉侯歷位尚書吏部郎景和中山陰公主淫恣窺見淵而悅之以白帝帝召淵西上閤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淵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淵曰淵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宋明帝即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於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

間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淵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告此人大懼收金而去淵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帝之在藩也與淵以風素相善至是深相委寄陳事皆見從改封雩都伯歷侍中領尚書右衛將軍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及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淵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旣調風神諧暢王或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歎曰以

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時儻人常
珍竒與薛安都爲逆降叛非一後又求降明帝加以重
位淵謂全其首領於事已弘不足大加寵異帝不從珍
竒尋又叛淵後爲吳郡太守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欲
託後事及至召入帝自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
欲使著黃羅襪耳指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內冀此函
不得復開淵亦悲不自勝黃羅襪乳母服也帝雖小間
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才令美物情宗尚帝與淵
謀誅之淵以爲不可帝怒曰卿癡不足與議事淵懼而

奉旨復爲吏部尚書衛尉卿尚書右僕射淵以母年高
羸疾晨昏須侍養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
令護軍將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同
見託而意在淵淵同心理事當奢侈之後務弘儉約百
姓賴之既而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姦賂公行淵不能禁
也遭庶母郭氏喪數日中毀頓不復可識暮年不盥櫛
唯泣淚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弔客葬畢起爲中
軍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三年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
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淵初爲丹楊與從弟炤同

載出道逢高帝淵舉手指高帝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
出為吳興高帝餉物別淵又語人曰此人才貌非常將
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高帝與焉高帝既平桂陽
遷中領軍南兖州高帝固讓與淵及衛軍袁粲以書陳
情淵粲答書不從高帝乃受命其年加淵尚書令侍中
給班劔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為侯服闋改受中書
監侍中護軍如故給鼓吹一部時淮地屬北江南無復
鰓魚或有問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淵鰓魚
二十枚淵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

得十萬錢淵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
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
游噉之少日便盡明年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如初葬
畢詔攝職固辭又以暮祭禮及表解職並不許蒼梧暴
虐稍甚高帝與淵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
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
默然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群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
任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高帝帝曰相與不
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袁粲雖與淵勳力常疑淵有異志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他日又謂淵曰國家所倚惟公與劉丹楊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淵曰願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貞固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帝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遐曰彥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竒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異及沈攸之事起高帝召淵謀之淵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蓋謂袁粲之徒也高帝密為其備

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淵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高帝嫌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淵讓司徒乃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護事例儉以為非所宜言勸淵受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又固讓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淵諫以為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三年七月帝親嘗酎盛暑欲夜出淵與左僕射王儉諫以為自漢宣帝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誠非常人君之重所宜克慎從之時朝廷機密

事淵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嘗大宴集酒後
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
儉等未及啓淵歛版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
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爲朱祐父矣淵涉獵文義善彈
琵琶武帝在東宮宴集賜淵金鏤柄銀柱琵琶淵性和
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煙焰甚逼左右驚擾淵
神色恬然索輿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譏之于時百姓語
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表祭死不作穢淵生高帝崩遺詔
以淵爲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

策尚書令王儉議以爲見居本官別拜錄應有策書而
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
策而不優優者襲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
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
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
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旣異王侯不
假優文從之尋增淵班劔爲三十人五日一朝頃之寢
疾淵少時嘗病篤夢人以下著一具與之遂差其一至
是年四十八矣歲初便寢疾而太白熒惑相繼犯上將

淵慮不起表遜位武帝不許乃改授司空驃騎將軍侍
中錄尚書如故上遣侍中問疾無何薨年四十八家無
餘財負責數十萬詔給東園祕器時司空掾屬以淵未
拜疑應為吏敬以不王儉議依禮婦在途聞夫家喪改
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
司徒府史又以淵既解職而未參後授府猶應上服以
不儉又議依中壩孫德祖從樂陵遷為陳留未入境樂
陵郡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弔
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公如故增

班劍為六十人給節加羽葆鼓吹葬送之禮悉依宋太
保王弘故事謚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轎車未有定格
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淵始也又詔淵妻宋故
巴西公主姪璉整啓宜贈南康郡公夫人長子賁字蔚
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
之故有栖退之志位侍中淵薨服闋見武帝賁流涕不
自勝上甚嘉之以為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戶尚書常謝
病在外上以此望之遂諷令辭爵讓與弟綦仍君墓下
及王儉薨乃騎水牛出弔以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

家人不知也會疾篤其子囊載以歸疾小間知非故處
大怒不肯復飲食內外閤悉釘塞之不與人相關數日
裁餘氣息謝瀹聞其弊往候之排閤不可開以杵槌破
進見責曰事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也名
與身俱滅者君也豈不全之哉責曰吾少無人間志豈
身名之可慕但願啓手歸全必在舊壠兒輩不才未達
余趣移尸徙殯失吾素心以此更爲恨耳永明七年卒
秦字茂緒位義興太守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還
太子囊詔許之建武末秦位太子詹事度支尚書領前

軍將軍永元元年卒贈太常謚穆子秦子向向子翔翔
列在梁史淵弟澄字彥道初湛之尚宋孝武女始安公
主薨納側室郭氏生淵後尚吳郡主生澄淵事主孝謹
主愛之湛之亡主表淵爲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
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
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
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診脉謂曰汝病非冷非
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煮服之始
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裹之能動開看乃是雞雛羽

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
 如向者雞寸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豫章王感病高
 帝召澄為療立愈尋遷左戶尚書淵薨澄以錢一萬一
 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襪又
 贖淵介憤犀導及淵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為御史中
 丞袁彖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
 謹見知澄女為東昏后永元元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淵從父弟炤字彥宣父法顯鄱陽太守炤少有高節王
 儉嘗稱才堪保傳為成安郡還以一目眇召為國子博

士不拜常非淵身事二代淵子賁往問詵炤炤問曰司
 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轂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
 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淵拜司徒賓
 客蒲坐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
 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
 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淵性好戲以輜車給
 之炤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
 奔車乃得免弟炫字彥緒少清簡為從舅王景文所知
 從兄淵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也累遷正

貞外郎從宋明帝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甚猜羞召問
侍臣曰吾旦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坐者莫答炫獨曰今
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
駕遊豫群情便可載懽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遷中書
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炫以清尚與彭城劉俊陳郡
謝胡濟陽江敷入殿內侍文義號爲四友齊臺建爲侍
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
爲侍中與從兄淵操行不同故淵之世不至大官永明
元年爲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游論者
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
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罷江都郡還得錢十七萬
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爲質表自陳
解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學建以本官領博士
未拜卒無以殯殮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謚貞子子湮附
其孫玠傳在陳史

王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祖曇首宋光祿大夫父僧
綽侍中曇首自有傳儉生而僧綽爲元凶劭所害養於
叔父僧虔數歲襲爵豫寧侯拜受流涕嗚咽幼有神采

專心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
兒無名政恐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
楊尹表粲聞其名及見之曰括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
姿矣終當任人家國事乃言之於宋明帝選尚陽羨公
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泰初巫蠱事
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
事不行年十八解褐祕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典
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
部書目母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

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
蒼梧暴虐儉懼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王壻王獻之
任吳興爲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年爲長兼侍中以父
終此職固讓先是高帝爲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
胡爲長史帝夜召胡却人與語父之胡無言唯有二小
兒捉燭帝慮胡難之仍取燭遣兒胡又無言帝乃呼左
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
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初正色裁之
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眄是以吐所難吐公

何賜拒之深誠以景和元微之遙虛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之軀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爲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群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淵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慶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爲中書舍人甚閑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爲太尉引儉爲右長史尋

轉爲左專見任用及大典將行儉爲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爲禪詔又使儉參懷定之齊臺建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曰齊侯滅譚那得有君客曰譚子奔莒是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高帝嘗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以清溪爲鴻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謁謁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文晉百官表云

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又疑百僚
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冲等拳拳稱名
則應盡禮明矣又世子禮秩未定儉復曰春秋曹世子
來朝待以上公之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
蕃世子亦宜異數並從之世子鎮石頭城仍以為世子
宮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由是以聽事為崇
光殿外齋為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為世子詹事車
服悉依東宮制度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
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為二卿止二千戶意以為少趙充

國猶能自奉西零之任况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
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惟覺超越
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
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儉
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
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
殷之禮儉以為宜以今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以後五
年再殷祭二年正月上辛有事于南郊即以其日還祭
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從之明年轉左僕

射領選如故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
所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
虔連名表諫上手詔酬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
是年初有發白虎搏言曰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
其言改立都牆儉又諫上荅曰吾欲後世無以加也朝
廷初基制度草創儉問無不決上歎曰維岳降神生甫
及申今天為我生儉也其年固請解選見許帝幸樂游
苑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
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帝後幸華林園曲
宴群臣數人使各効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
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
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
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澄所
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
子布更覺非竒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
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荅曰臣以
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為名荅儉尋以本官
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時皇太子妃薨左衛將軍沈

文季經為宮臣未詳服以不儉議曰漢魏以來宮僚先
備臣隸之節且體在三存既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喪
妻王允勝含猶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之重宜
依舊君之妻齊衰三月而除上崩遺詔以儉為侍中尚
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隨上諮事辯析
未嘗壅滯楮淵時為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令判斷
甚樂儉曰所以得厝私懷寔由稟明公不言之化武帝
即位給班劔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時有司以前
代嗣位或仍前郊或別為郊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儉

議曰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
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三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
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二月崩孝
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放今聖明繼業幽
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元號初改禋燎登配
孝敬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自茲以
後依舊間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應南郊而立春
在上辛後郊在立春前為疑儉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三
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

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世明例也並從之永明二年領丹楊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太子敬二傳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頽廢未暇脩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既立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儉幼年

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爲八帙又別抄條目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以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冠在庭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挿簪朝野慕之相與做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自況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

五年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上以往來煩數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上不許七年乃上表固請見許改領中書監參選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四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待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楮淵故事謚文憲公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餘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儉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行於世梁武受禪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儉弟遜宋昇明中爲丹楊丞告劉秉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楮淵啓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徙永嘉於道伏誅儉長子騫嗣列在梁史儉叔父僧虔幼時父曇首嘗與兄弟集會諸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僧虔累十二博碁旣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不復惜伯父弘歎曰僧達後

爽當不減人然士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
當以名義見美或云僧虔採燭珠為鳳凰弘稱其長者
云僧虔弱冠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迹
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除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性退默
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
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
騎無以加焉遷司徒左西屬初兄僧綽之遇害也其親
賓咸勸僧虔逃隱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
慈愛今日之事若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

武初出為武陵太守攜諸子姪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
虔為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子姪之
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
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廻舟謝職無
復遊宦之情矣還為中書郎再遷太子中庶子孝武欲
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
遷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
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
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耳泰始中為輔國將軍吳興太

守始王獻之善書為吳興郡手迹尤工及僧虔為郡時
書又多合論者稱之徒為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
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
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正當拂衣而
去耳佃夫言於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夔奏僧虔前莅吳
興多有謬命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為吏部
尚書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二年為尚書令嘗
為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
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送

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坐右銘兄子儉每覲見
輒勗以前言往行忠貞止足之道雅好文史解聲樂以
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時高帝輔政僧
虔上表請正聲樂高帝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
齊受命轉侍中丹楊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
上言湯本救疾而實行冤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
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上納
其言而此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
楚王家大獲寶物有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

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僧虔乃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為善自為謀矣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為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帝示僧虔古迹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卷中所無者吳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

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其年遷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無所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武帝即位僧虔以風疾欲陳解會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群從宗族並會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改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客問僧虔固辭之意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吾

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慙庸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
爵方貽官謗邪儉既為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
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永明三年薨時年六
十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
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為豫章內史慮其有公
事少時而僧虔薨慈棄郡奔赴時有前將軍陳天福坐
討唐寓之於錢唐掠奪百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
令家人豫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
以葬焉又宋世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

凶具既而疾愈因畜棺為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因
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
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
虞右軍叔過江右軍之前以為最工曾祖領軍右軍云
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
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驟駸駸恒欲
度驂騑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
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厭家雜皆學逸
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

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
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辯其優劣
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郝愔章草亞
於右軍郝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其父袒玄自謂右軍
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爲子
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甚正
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
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欣後范晔與蕭
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旣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

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趨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
其舅去繁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
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右軍
亦欲亂真矣僧虔嘗自書讓尚書令表辭制旣雅筆迹
又麗時人以比子敬宗賢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
伎能僧虔乃作飛白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爲飛白屈
矣僧虔著書賦儉爲注序甚工僧虔宗世嘗有書誠子
曰知汝恨吾未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
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吾

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
百日許復從業就玄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
終日自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
無嚴父放勛無令子亦各由已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
越不學尙忽自課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
馬鄭亦復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
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吾在世雖
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此
數汝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

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龍
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况吾不能爲汝蔭
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
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
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誠爾後乘也汝年入
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
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
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叙曾懷子慈字伯寶年八歲
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所取慈

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義恭善之表淑見其幼時
撫其背曰叔慈內潤也少與從弟儉共書學謝鳳子超
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
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
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
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
以興蔡氏之宗歷位吳郡太守大司馬長史侍中領步
兵校尉司徒左長史慈患脚武帝勅王晏慈有微疾不
能騎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以來少例也慈妻劉秉女子

觀尚武帝長女吳縣公主脩婦禮姑未嘗交答江夏王
鋒爲南徐州王妃慈女也以慈爲東海太守行徐州府
州事還爲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
卒贈太常謚懿子子泰附慈弟志傳列在梁史僧虔從
子僧祐字胤宗祖孺宋光祿大夫父遠光祿勳時人謂
透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乖物理也僧祐
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
雅爲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
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若人也世皆推儉之愛明德

而重僧祐之不趨勢也未弱冠頻經憂居喪至孝服闋
髮落略盡殆不立冠帽舉秀才為驃騎法曹羸瘠不堪
受命雅好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書善鼓琴亭
然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瓛聞風而悅上書薦之為著
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高帝謂王儉曰
卿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
病耳經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
侶我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賓客填門僧祐不為之
屈時人嘉之稍遷晉安王文學而陳郡袁利為友時人
以為妙選武帝數閱武僧祐獻武賦王儉借觀不與竟
陵王子良聞其工琴於坐取琴進之不從命永明末為
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不待對人輒去中丞沈約彈之
云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轡高驅坐贖論時
何點王思遠之徒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至于侯伯未

祐族子融字元長曾祖弘宋太保自有傳祖僧達中書
舍人父道琰廬陵內史母臨川太守謝惠連女性敦敏
教融書學融少而警慧博涉有文才從叔儉謂人曰此

兒年四十名位自然及祖舉秀才晉安王南中郎版行
參軍累遷太子舍人融以父官不達弱年便欲紹興家
業啓武帝求自試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贈
儉詩及書儉甚竒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可便解尋遷
丹楊丞中書郎永明末武帝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
北伐圖融好功名因此上疏開張北侵之議圖成止置
琅邪城射堂壁上遊幸輒觀焉九年上幸華林園楔宴
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上以融才
辯十一年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

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云在本朝
聞主客作曲水詩序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
後日弁於瑤池堂謂融曰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
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
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魏所獻馬不稱
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送之馬駑駘
之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駟之牧不能復嗣弁
曰當是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騏驎之
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

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旣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
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旣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
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躁於名利
自恃人地三十內便望爲公輔初爲司徒法曹詣從叔
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眄謂主人曰是何
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曜天下
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
物以群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其高自
標置如此及爲中書郎入直中書省夜常撫案歎曰爲

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街開路人喧啾不能得進
又槌車壁歎曰大丈夫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
八騶會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版融寧朔將
軍軍主融文辭捷速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
好情分殊常晚節大習騎馬才地旣華兼藉子良之勢
傾意賓客勞問周款文武輻湊之招集江西傖楚數百
人並有幹用融特爲謀主武帝病篤暫絕子良在殿內
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仗不得
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朝事委匹昌侯鸞

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
為主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道路籍籍將有非常之舉
卿聞之乎雲不敢答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
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勅召我
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
鍾殿內無不從命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
公誤我鬱林深忿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使中丞孔
稚珪為奏數其罪惡使融依條據答融頗自辯折不肯
引咎自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請救於

子良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固爭不得詔於獄賜死時年
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為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
欲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先是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
學為融所知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羲丘
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
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
為準膽破融有文集行於時

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也伯父元景宋尚書令自有
傳父叔宗字雙鱗位建威參軍早卒世隆幼孤挺然自

立不與衆同。雖門勢子弟，獨脩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
折節善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
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
一人爲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出爲武威將軍、上庸
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武威之號爲隨郡，今復以授世
隆，使卿門世不乏三公也。」元景爲前廢帝所殺。世隆以
在遠得免。泰始初，四方反叛，世隆於上庸起兵以應宋
明帝。爲孔道存所敗，衆散，逃隱道。存購之甚急。軍人有
貌相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閻並見，繫襄陽獄。道

存以所送首示之母，見首悲情小歇，而妻閻號叫方甚。竊
謂郭曰：「今見不悲，爲人所覺，唯當大慟以滅之。」世隆竟
以免。後爲太子洗馬，與張緒、王延之、沈琰爲君子之交。
累遷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武帝爲長史，與
世隆相遇，甚懽。高帝之謀度廣陵也，令武帝率衆同會
都下。世隆與長流參軍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時
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爲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武帝
將下都，劉懷珍白高帝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
高帝納之，與武帝書曰：「汝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與汝

意合者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武帝乃舉世隆自代轉
爲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
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等以三萬人爲前
驅又遣司馬冠軍劉攘兵等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
軍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
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坐胡牀以望其軍有
自驕色旣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攸之將去世隆遣
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
皆披却武帝初下與世隆別曰攸之一旦爲變雖留攻

城不可卒拔卿爲其內我爲其外乃無憂耳至是武帝
遣軍主桓敬陳胤叔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
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使入郢城通接
軍消息內外並喜郢城旣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黃回軍
至西陽乘五層艦作羌胡伎沂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
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此稍多攸之太怒
於是一人叛遣十人追並去不返劉攘兵射書與世隆
請降開門納之攸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
婿張平慮斬之軍旅大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麟緣道

追之收之已死徵為侍中仍遷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出為吳郡太守居母廨

繫高帝踐阼起為南

豫州刺史加都督進爵為

司徒褚淵甚傷美

之淵曰世隆事陛下在危盡

殺而後起立人之

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

建元二年授右僕

射不拜性愛涉獵營高帝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

出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武帝即位加散騎常侍世隆

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

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

及高齒殺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

當見吾不見也遷護軍而衛軍王儉脩下官敬甚謹世

隆止之儉曰將軍雖存弘眷其如王典何其見重如此

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

子孫邪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

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光祿大夫韋祖征州里宿德世隆

雖已貴重每為之拜人或勸祖征止之答曰司馬公所

為後生措法吾豈能止之哉後授尚書左僕射湘州蠻

動遣世隆以本官總督伐蠻仍為湘州刺史加都督至

鎮以方略討平之立邸興生為御史中丞庾果之所奏
詔不問復入為尚書左僕射不拜乃轉尚書令世隆少
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瑣為上
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
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拜左
光祿大夫侍中永明九年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空班
劍二十人謚曰忠武世隆時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
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
焉所著著經祕要二十卷行於世長子悅字文殊少有
清致位中書郎早卒謚曰恭世隆次子恢知名梁代有
傳

王晏字休默一字士彥琅邪臨沂人也伯祖鎮之宋宣
訓衛尉祖弘之仕晉為桓謙衛軍參軍棄官嘉道宋初
徵辟並不就名附鎮之傳父普曜祕書監晏仕宋為建
安國左常侍稍至車騎晉熙王燮安西版主簿武帝時
為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版晏為記室沈攸之事難
晏隨武帝鎮湓城時高帝威權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
晏便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見委任性便僻漸見親待

遷從事中郎常在二府參議機密建元初轉太子中庶
子武帝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啓晏慮及罪稱疾自
跣武帝即位轉長史兼侍中意任如舊遷侍中祭酒遭
母喪起爲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多歷通官普
曜卒晏居喪有禮永明六年起爲丹楊尹晏位任親重朝
夕進見言論政事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以
接之而晏每以踈漏被上呵責連稱疾久之上以晏初
須祿養轉爲江州刺史晏固辭涕泣不願出留爲吏部
尚書太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
踈晏旣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欲依王
導謚爲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來不加素族
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十一年爲右僕射領太
孫右衛率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鬱林
即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議廢立晏便響應接奉延興元
年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
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肅謂兄弟握兵權遲
疑未決晏頌三夜微步詒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與
晏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

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為公以魏軍動給兵千人晏為人篤於親舊為世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新言論常非武帝故事衆始怪之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後料簡武帝中詔得與晏手勅三百紙皆是論國家事永明中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晏答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乃止及見此詔愈猜薄之帝初即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勲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帝默然變色

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由是以晏為事晏性浮動志欲無厭自謂旦夕開府又望錄尚書每謂人曰徐公應為令又和徐詩云槐序候方調晏名位在徐前徐若三槐則晏不言自顯人或譏之晏人望未重又與上素疎延興初雖以事計委任而內相疑阻晏無防意既居朝端事多專決內外要職並用周旋門義每與上爭用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有傖人鮮于文粲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又左

右單景雋陳世範等采巫覡言啓上云晏懷異圖是時南郊應親奉景雋等告晏因此與武帝故主帥於道中竊發會虎犯郊壇帝愈懼未郊前一日上乃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且自力上以景雋言似可信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顯其罪稱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欲令守以虛器並令收付廷尉晏之爲負外郎也父普曜齋前柏樹忽變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栖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椽子悉是大蛇就視之滿

木也晏惡之乃以紙裹椽子猶紙內搖動軟軟有聲又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禁制識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而敗晏子德元有意尚位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武帝曰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反誅晏弟詡位少府卿勅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伎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妓俱免官禁錮十年餘勅特原詡久之拜廣州刺史晏誅上遣殺之晏從父弟思遠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而孤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

敬元並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
爲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
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璉上表理之
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
長爲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建元初歷竟陵王司
徒錄事參軍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素
好士並蒙賞接思遠求出爲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
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武
帝乃許之仍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詔舉士竟陵王子

良薦思遠及吳郡顧暠之陳郡殷叡時邵陵王子貞
爲吳郡除思遠爲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
人後拜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略賦私思遠依事
劾奏明帝及思遠從兄晏昭略叔父文季並請止之思
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從兄晏爲
尚書令不欲並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辭乃改授司
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
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
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

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
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
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旣不能謙退位處朝端
事多專斷內外要職並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內相疑異
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
謀人晏不答思遠退晏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
日而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祐曰王晏早
用思遠語當不至此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已者輒
使人先密覘視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之

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明帝從祖
弟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季珪
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
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
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上旣誅晏遷
思遠爲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
曰貞子思遠與顧嵩之友善嵩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
妻兒經卹甚至嵩之字七明少孤好學有義信位太子
中舍人兼尚書左丞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郟人也祖湛之宋尚書僕射父聿
之著作郎並爲元凶所殺湛之附載其伯祖司空羨之
傳孝嗣在孕而祖父被害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
牀投地者無筭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而胎
愈堅及生故小字遺奴幼而挺立風儀端雅八歲襲祖
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乞于就席帝甚愛之
尚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泰始中以登殿不著韎爲書
侍御史蔡準所奏罰金二兩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
藏爲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謂舍曰徐郎是令

人三十餘可知汝宜善自結昇明中爲高帝驃騎從事
中郎帶南彭城太守轉太尉諮議參軍建元初國除累
遷長史兼侍中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宰褚淵相埒尚書
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轉御史中丞武
帝謂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
乎出爲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
彥輔柔亦不如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
在郡有能名會王儉亡上徵孝嗣爲五兵尚書其年上
勅儀曹令史陳淑等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

年遷太子詹事從武帝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
爲離宮之所應有邁靈立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
曰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民亦勞止
願陛下少更留神上乃止竟陵王子良甚善之歷吏部
尚書右軍將軍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武帝
崩遺詔轉尚書右僕射隆昌元年爲丹楊尹明帝謀廢
鬱林遣左右莫智明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釐替即
還家草太后令明帝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旣死明
帝須太后令孝嗣於袖中出而奏之帝大悅時議悉誅

高武子孫孝嗣堅保持之故得無恙以廢立功封枝江
縣侯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明帝即位加中軍大
將軍以定策勲進爵爲公給班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
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並臨軒拜
受時王晏爲令人情物望不及孝嗣晏誅轉尚書令孝
嗣愛好文學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建武之世恭已
自保朝野以此稱之初孝嗣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
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
崩壓牀建武四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孝嗣聞有詔

欽容謂左右曰吾德慙古人位登袞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若不獲命正當角巾丘園待罪家巷耳固讓不受命時連年魏軍動國用虛乏孝嗣表立屯田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行帝疾甚孝嗣入居禁中臨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稍彰孝嗣不敢諫諍及江拓見誅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遙光反衆懷違惑見孝嗣入宮乃安然群小用事不能制也時孝嗣以帝終亂天常與沈文季俱在南掖門

欲要文季以門爲應四五日之文季取亂以他語孝嗣乃止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楊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進有膽力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于戈理須少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群小亦稍憎孝嗣勸帝除之其冬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謂沈昭略曰始安事吾欲以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少能飲酒藥至斗餘方卒時年四十七乃下詔言誅之于時凡被殺者

皆取其蟬冕剥其衣服衆情素敬孝嗣得無所侵長子
演尚武帝女武康公主位太子中庶子第三子況尚明
帝女山陰公主并拜駙馬都尉俱見殺孝嗣之誅衆人
懼無敢至者唯會稽魏溫仁奔赴以私財營喪事當時
稱之初孝嗣之復故封也使故吏吳興立叡筮之當傳
幾世卦成叡曰恐不終尊身孝嗣容色甚惡徐曰緣有
此慮故令卿決之耳中興元年和帝詔贈太尉二年改
葬宣德太后詔增班劍四十人加羽葆鼓吹謚曰文忠
改封餘干縣公子緄緄子君清列在梁史

王琨琅邪臨沂人宋侍中護軍將軍華之從父弟也父
懌不辨菽麥時以爲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以獵婢
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崑崙懌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
故即以琨爲名立以爲嗣琨少謹篤爲從伯司徒謚所
愛宋武帝初爲桓脩參軍脩待帝厚後帝以事計圖脩
猶懷昔顧使王華訪素門嫁其二女華爲琨娶大女以
小女適潁川庾敬虔亦是舊族除琨郎中駙馬都尉奉
朝請先是琨伯父廩得罪晉世諸子並從誅唯華得免
華宋世貴盛以門戶衰弱提攜琨恩若同生爲之延譽

歷位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又託之宋文帝
故琨屢居清顯孝建中爲尚書吏部郎吏曹選局貴要
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爲用兩門生江夏
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遣屬琨不從出爲建威將
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
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琨無所
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
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
稱之帝悅其對後爲歷陽內史上以琨忠實徙爲寵子

新安王北中郎長史再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初華
孫長夔華爵新建縣侯嗜酒多愆失琨表以長將傾基
緒請以長小弟佟嗣庶不墜素風從之琨後出爲吳郡
太守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
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尋加太常及
金紫加散騎常侍廷尉虞蘇議社稷合一神琨案舊糾
駁不爲屈時蘇見寵朝廷歎琨彊正明帝臨崩出爲會
稽太守加都督坐誤竟囚降爲冠軍順帝即位進右光
祿大夫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在晉世已爲郎中至是

攀畫輪獺尾慟泣曰人以壽爲權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百官人人兩淚高帝即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時王儉爲宰相屬琨用東海郡吏琨使人謂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尋解王師及高帝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曰故宜待車有損國體琨曰今日奔赴皆自應爾遂得病卒時年八十四贈金紫光祿大夫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家人雜事皆手自操執公事朝會必夙夜早起簡閱

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四輕薄子以此笑之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爲度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之禮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爲設樂邀琨琨不往中領軍劉劭晚節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爲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若以爲人望才譽勸不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爲怏怏便求東陽臣恐亦松子房未易輕擬

其鯁直如此然性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盃輒云此酒
難遇鹽豉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
琨手自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櫛
左右欲營辨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櫛在匣中不須
更作檢取果得焉而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並不
得犯焉時咸謂矯枉過正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父醜為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
敬兒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
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旅力稍官至寧蠻行參軍隨郡

人劉胡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胡陽
蠻官軍引退敬兒單馬在後賊不能抗山陽王休祐鎮
襄陽求善騎射士敬兒及襄陽俞湛應選敬兒善事人
遂見寵為長兼行參軍泰始初隨府轉驃騎參軍署中
兵參軍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鵠尾洲啓明帝
乞本郡事平除南陽太守敬兒之為襄陽府將也家貧
每休假傭賃自給嘗為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家所愛
婢事發將被泰殺逃賈人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在
鵠尾洲啓明帝云泰以絲助雍州刺史袁顓為弩弦黨

同爲逆若事平之日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吳氏
唯家人保身得出僮役財貨直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
所通婢卽以爲妾後爲越騎校尉桂陽王休範事起隸
高帝頓新亭賊矢石旣交休範白服乘輿往勞樓下敬
兒與黃回白高帝求詐降以取之高帝曰卿若能辦事
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叫稱降休
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高帝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
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左右數百人皆散敬兒馳馬
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高帝置酒謂敬

兒曰非卿之功無今日安高帝以敬兒人位旣輕不欲
便使爲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高帝曰沈攸
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
之利也帝笑而無言乃以爲雍州刺史加都督驍騎將
軍如故封襄陽侯部泊沔口敬兒乘舫艦過江詣晉熙
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走餘二小史沒
輪下求救敬兒敬兒兩腋挾之隨船仰得在水上如此
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沈攸之聞
敬兒上遣人伺覘見雍州迎軍儀甚盛慮見掩襲密自

爲備敬兒至鎮厚結收之信饋不絕得其事迹密白高
帝收之得高帝書翰論選用方伯密事輒示敬兒以爲
反問敬兒終無二心敬兒又與收之司馬劉攘兵情款
及蒼梧廢敬兒疑收之當因此起兵密以問攘兵攘兵
無所言唯寄馬鎧一隻敬兒乃爲之備昇明元年冬收
之乃遣使報敬兒敬兒勞接周至爲設食訖列仗於聽
事前斬之遂集部曲頃收之下當襲江陵敬兒告變使
至高帝大喜進號鎮軍將軍改督時收之至郢城敗走
其子元琰與兼長史江乂別駕傅宣等還江陵敬兒軍

至白水元琰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恐懼欲走其夜乂
宣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敬兒至江陵誅收
之親黨沒入其財數千萬善者悉以入私送臺省者百不
一焉收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人送首荊州敬兒使循
擊之蓋以青織徇諸市郭乃送建鄴進爵爲公敬兒在
雍州貪殘人間一物堪用莫不奪取於襄陽城西起宅
聚物貨宅大小殆侔襄陽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
處置臺綱紀諫曰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羊
太傅是誰我不識及齊受禪轉侍中中軍將軍遷散騎

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高帝崩遺詔加開府儀同三司
於家敬兒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
所不及也及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淵敬兒曰我馬上
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勳也敬則甚恨焉初敬兒微時
有妻毛氏生子道門而鄉里尚氏女有色貌敬兒悅之
遂棄毛氏而納尚氏為室及居三司尚氏猶居襄陽宅
慮不復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啓武帝不蒙勞問敬
兒心自疑及袁崇祖死愈恐懼性好卜術信夢尤甚初
在荊州每見諸將帥不遑有餘計唯叙夢云未貴時夢

居村中社樹欂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
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當由是不自測量無知
又使於鄉里為謠言使千兒輩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
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猶如是狗敬兒家在冠軍宅前
有地名赤谷既得開府又望班劔語人曰我車邊少班
蘭物敬兒長自荒遠少習武事既從容都下又四方寧
靖益不得忘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
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髀熱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夢
半體熱尋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以告所親言其妻初

夢次夢又言今舉體熱矣閹人聞其言說之事達武帝
敬兒又遣使與蠻中文關武帝疑有異志永明九年勅
朝臣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兒初左右雷仲顯常以盈
滿誠敬兒不能從至知有變抱敬兒泣敬兒脫冠貂投
地曰用此物誤我及子道門道暢道休並伏誅少子道
慶見宥後數年上與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內宴有舩艫
船流至御坐前覆沒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敬兒始
不識書及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爲護軍乃
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

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因口自爲
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又於新林姥廟爲妾祈子祝
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如此始其母於田中卧夢犬子
有角舐之已而有娠生敬兒故初名苟兒又生一子因
苟兒之名復名猪兒宋明帝嫌苟兒名鄙改爲敬兒故
猪兒亦改爲恭兒位正負郎謝罪歸本縣常居上保村
不肯出仕與居人不異與敬兒愛友甚篤及聞敬兒敗
走入蠻後首出原其罪

王敬則臨淮陽人也僑居晉陵南沙縣父縣小吏母爲

女巫常語人云敬則生而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得吹角可矣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嘗夢騎五色師子年二十餘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前廢帝使之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撫髀拍張補俠轂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弒前廢帝明帝即位以爲直閣將軍封重安縣子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蠱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脫颯皆流血詣道士卜之云此封侯之瑞也敬則喜故出都自劾補暨陽令初敬則行至暨陽陸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

獨不進乃令人入水推之見一烏棺敬則祝曰爾非凡器若是吉徵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乃去頃吏入縣收棺葬之縣有一部劫居山中爲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令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帥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劫帥於坐收縛之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即殺十牛解神遂斬諸劫百姓悅之元徽初隨高帝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陳顯達高道慶乘舸船於江中冲戰大破賊水軍禁其舟艦事寧帶南泰山太

守右俠轂王安成王參軍蒼梧狂虐左右不自保敬則
以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著青
衣扶匐道路爲高帝聽察蒼梧去來高帝令於殿內伺
機旣而揚玉夫等將蒼梧首投敬則敬則馳謁高帝帝
乃戎服入宮至永明門門郎疑之不開門高帝呼之急
乃開敬則隨帝入殿門明日西貴集議敬則拔白刃在
高帝側跳躍曰誰敢作同異者昇明元年遷輔國將軍
領臨淮太守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冠
軍將軍高帝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召領軍劉韞直閣將

